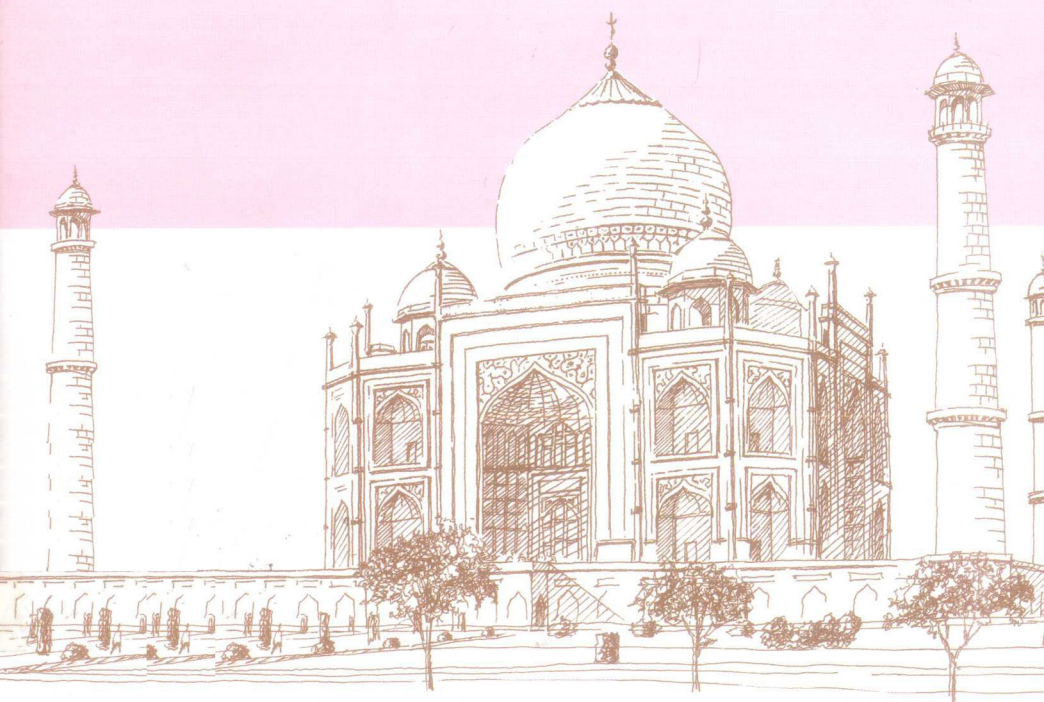


营造小史 [英] 贾尔斯·提洛森 (Giles Tillotson) 著 邱春煌 译

泰姬陵

Taj Mahal



清华大学出版社

泰姬陵

Taj Mahal

贾尔斯·提洛森 (Giles Tillison) 著 邱春煌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引进图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11-1169

Original Title: Taj Mahal

by Giles Tillotson

Copyright©Giles Tillotson, 2008, 2010

本书译稿由中国台北“猫头鹰出版社”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姬陵 /（英）提络森（Tillotson, G.）著；邱春煌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营造小史）

书名原文：Taj Mahal

ISBN 978-7-302-28017-0

I. ①泰… II. ①提… ②邱… III. ①陵墓—历史—印度 IV. ①K883.5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517号

责任编辑：徐 颖

装帧设计：谢晓翠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北京天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6.25

字 数：127千字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000

定 价：36.00 元

产品编号：041103-01

献给马达夫和他的祖辈们

献给迈克尔·提洛森和库尔布尚·库马尔

目录



导 读 泰姬陵的多变与不变 / 003

第一章 主要人物 / 019

第二章 设计 / 047

第三章 属于所有人的泰姬陵 / 085

第四章 赋予意义 / 117

第五章 拥有泰姬陵 / 149

参访泰姬陵 / 171

致谢 / 176

图片列表 / 177

词汇对照表 / 180

Intro



Orientation

导读

泰姬陵的多变与不变

泰姬玛哈陵（昵称为泰姬陵）是建筑中的女王，同时兼具娇柔与堂皇之美，受世代景仰，是其他齐名建筑所无法相提并论的。许多人认为将泰姬陵归类为建筑是一大错误，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太过强烈，也太过宏伟震慑；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未免流于俗套，因为它备受广告商和讽刺家青睐的程度，绝不亚于被用来作为是否神圣庄严的标尺。对大多数人来说，第一次都只能通过照片一窥女王风貌而已，因此我们怀抱着凛然敬畏之心缓缓靠近，来看看结果是会大失所望，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本书主要针对有关泰姬陵的偏见、反应、想法，以及它的丰富历史等，娓娓道来。你对泰姬陵有何看法，端赖你的身份、你来自何方、何时到来以及为何而来，举例来说就好比一个莫卧儿王朝的宫廷诗人、一个浪漫派的英国旅游家、一个殖民地的行政官员、



一位建筑历史学家和一对来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最初的观点和目的
一定各不相同。坚硬耐久的大理石结构给人一种亘古不变的幻觉，
从入口大门望向洁白无瑕的古迹，熟悉的画面也仿佛定格般映入眼
帘，可它每每总能召唤出不同的想法，千奇百变，无论是否过度诠
释，这许许多多的想法都是这个建筑的一部分，静默也好，温顺也
好，你心目中的泰姬陵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啊，泰姬！

对许多印度人来说，“泰姬玛哈”这个名字不只是一栋建筑
物，也是一种广受欢迎、家家必备的混合茶品，与这栋举世闻名的
阿格拉建筑奇观同名，包装上印有泰姬陵图案，搭配广告标语：

“啊，泰姬！”“啊！”这个赞美的惊叹声，在传统的乌尔都语诗歌
朗诵中经常听到，赞美的对象几乎都是泰姬陵，进而召唤往昔莫卧儿
帝国附庸风雅的美好时光。不过此番联想也有许多讽刺之处：泰姬玛
哈茶无疑是中阶市场的产品，并且印度在19世纪前并不产茶。兴建泰
姬陵时，茶的唯一来源是中国。而建筑工匠们当时喝的可是咖啡呢。

不仅茶品沾泰姬的光，就连其他建筑物也争相使用这个名字。
如果在德里有人跟你说：“我们泰姬见。”他要邀你去的是位于20
世纪70年代高塔街区的泰姬玛哈饭店，而不是真的要去阿格拉哦！
泰姬玛哈饭店位于孟买海滨区，隶属于在全印度均设有据点的泰姬

集团饭店连锁体系，是印度最古老、最有名的豪华饭店之一，由英国皇家建筑师钱伯斯于1903年所设计、波斯工业巨子塔塔出资兴建完成。据传当初身为印度人的塔塔在仅限欧洲人入内的饭店吃了闭门羹，因此才愤而出资兴建属于自己的饭店。泰姬玛哈饭店在港湾一带外形相当突出，是孟买的地标建筑，至今在高档鉴赏家眼中仍然魅力不减。因此不只在印度有许多建筑物争相仿造其设计，从悉尼到旧金山都可发现山寨版，包括许多地标性著名饭店在内，例如美国波士顿的丽思卡尔顿酒店，现已更名为泰姬陵酒店。

上述这些建筑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使用泰姬之名的分身，目的当然都是希望世人觉得它们和本尊一样优秀、完美。它们确实让泰姬美名传扬四海，同时也丰富了名称的内涵。在日常生活谈话中，大家常用“泰姬玛哈”来指称茶品、饭店以及各式各样包罗万象的物品，从番红花袋到肥皂块应有尽有，让现代人着实得花一番工夫，才能了解这栋莫卧儿时期建筑的真正含义呢！

爱情和国家

泰姬玛哈陵位于印度北方邦阿格拉市，是莫卧儿帝国最为世人所熟知的遗迹。莫卧儿帝国于16世纪至18世纪在印度达到全盛时期，泰姬陵则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君主沙·贾汗与第二任爱妻的长眠之地。她的全名为姬蔓芭奴，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慕塔芝·玛哈，她



泰姬陵
Taj Mah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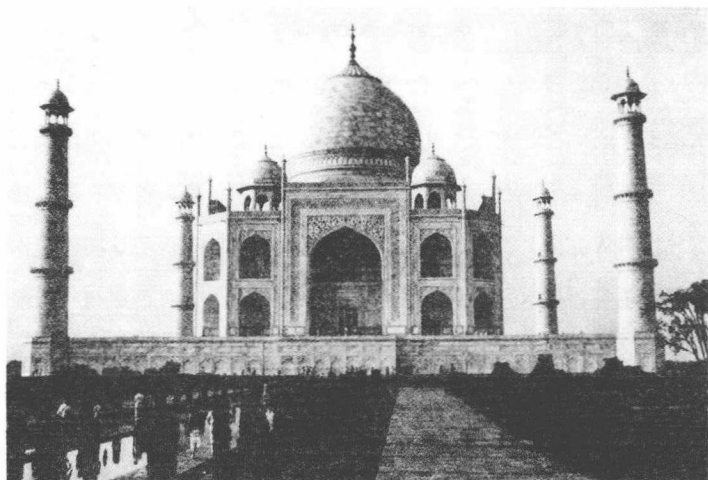
于1631年第14次生产时辞世，临终前向皇帝要求四项承诺，其中一项便是为她建造一座可供世人瞻仰的美丽陵寝。沙·贾汗痛失爱妻后旋即着手兴建泰姬陵，并将爱妻安葬在建筑中央，不久后自己也葬于其侧永远相伴。因此后人推测这座陵寝最初即是为泰姬所打造的，后来更引发诸多诠释，将这栋建筑视为爱的典范。

至少有个说法是举世认同，而且有历史根据的：自泰姬玛哈陵完竣以来，无论是印度人或外国人都将它视为爱情的象征。沙·贾汗对慕塔芝·玛哈情有独钟、宠爱有加，不但众所皆知，还有史实记载（这部分容后详述）。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再加上这栋建筑本身的优雅绝美，可见这个观点还是有凭有据的。虽说当时鲜有人亲眼得见慕塔芝·玛哈的沉鱼落雁之貌，但这栋建筑之美据说正是以她为缪斯，将建筑与美人合二为一。根据这个看法，许多评论家便把这栋建筑视为“女性”，代表君王对她的宠爱，仿佛认为我们对这栋拟人化建筑的反应，某种程度上必须呼应建造者对这位女性亡者的浓烈情感才行。他们问道：除了狂热的爱情外，还有什么能造就出如此完美的事物呢？

由于大众长久以来总是把泰姬陵想象成爱情的表征，因此这里自然而然成为新婚夫妻度蜜月的热门景点，在此演练着千篇一律的仪式戏码：坐在大理石长椅上，以泰姬陵为背景拍照留念，矢志不渝。这类俩影成双的照片在世界各地可说是广泛流传，所以当黛安娜王妃于1992年以英国皇室的身份出访印度时，只消形单影只地坐在这张长椅上，便能向全世界传达她的孤寂和落寞感；果然不久之

后，她与查尔斯王子即告仳离。其实这张长椅是在一个世纪前才设置于此，与原始设计或是沙·贾汗对玛哈的爱，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过也有人持怀疑论点。反对“爱情象征”的人，诉求的不是我们的情感面，而是世俗面。他们并不否认建筑的美，却也主张除了个人对心仪对象的纯粹情感外，一定还有其他解释。因为他们从未见过有人为了爱情而如此大费周章，因此我们应往隐晦的意识形态议题深究，或试着证明泰姬陵的设计是如何服膺于权力。写过印度莫卧儿时期的美国作家贝格利即诉求于理性，认为如此伟大的建筑不可能“仅仅只是”一座坟墓而已。当代泰姬陵权威学者柯奇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指出将泰姬陵视为爱情的象征并不恰当，因为它无与伦比的美，召唤的是一种被动的反应，而这可是会“惹火那



●泰姬玛哈陵：从花园南门主入口往内拍摄，是最经典的角度。



些热爱冒险的人”。本书稍后会再回来探讨这些非主流的诠释。

除此之外，泰姬玛哈也是印度的象征。泰姬陵是印度的珍贵遗产，代表这个国家著名的历史与文化。但谁会以这个角度切入呢？令人惊讶的是，持这种想法的最初多半都是外国人。在十八九世纪，泰姬陵受到西方作家与艺术家的赞赏，远胜于受到自家人的青睐。虽被外来客推崇至国家象征的地位，但直到1900年左右，印度人自己才接受这种看法。印度人对泰姬之美当然早有领略，但传统上对他们比较具吸引力的建筑主要是庙宇或圣人之墓，而非皇后的陵寝。早期到泰姬陵的印度访客不是来朝圣就是来观光，人数远比去其他地方的少，而这种情况仍持续至今。目前泰姬陵每年约有近200万名印度游客造访，相较于南印度最重要的印度教中心蒂鲁帕蒂神庙每年近1200万的朝圣人次，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但国内外仍以泰姬陵为印度的象征，根本鲜有外国人听说过蒂鲁帕蒂神庙。

将泰姬陵视为国家表征的另一个扞格之处在于，尽管属于伊斯兰建筑，它仍能作为印度的代表。莫卧儿王朝的君王们信奉伊斯兰教，在当时属于少数。在绝大多数人都信仰其他宗教的情况下，应可预期有人会因为泰姬陵与穆斯林统治时期有关，而不认同以其作为国家象征。但有趣的是，总体来说并没有人做这样的联想（当前一些疯狂的极端分子除外）。一般大众对泰姬陵的态度倾向于世俗而非宗教，将其视为公众共有的遗产，而非某个宗教派别的遗迹。就像印在印度货币上的四只猛狮和国旗中央的法轮一样，虽然这些符号源自佛教，但印度人多半会将其视为古印度遗产，而非仅为

佛教文物；此外也很少有人会认为卢泰恩斯与贝克在大英帝国时期所设计的新德里建筑带有殖民统治的色彩，因为它们现在给人的印象是国家总理、国会议员及官僚办公的地方。来源并不代表特定意义，在一般人民的心目中，泰姬陵是属于全印度的。

有时这样的观念难免会踩到地雷：2005年号称泰姬陵350周年的纪念（就历史上来说似乎不太准确），当年9月，有一群人共同献上一条长100米的围巾给泰姬陵。将围巾赠与某人有着恭贺之意，但在陵墓中献上围巾，在伊斯兰中却是某种宗教仪式。为了避免产生误解，这群人只好被迫表明他们代表许多不同宗教，献上的是“世俗的、非宗教性的围巾”，以此将他们对泰姬陵的崇敬与伊斯兰意味划清界限，宣称这栋建筑是属于大家的。

异端的泰姬陵

在淡化宗教色彩的同时，从伊斯兰的观点来看，泰姬玛哈陵反而成了异端。根据伊斯兰戒律，陵寝严禁过于雄伟，葬礼以简单为宜，最好只用泥土和砖块来覆盖坟墓，以便死者于审判日复活。莫卧儿王朝的前六位国王（传统上称为“伟大的莫卧儿王”）中，第一位巴布尔（卒于1530年）及最后一位奥朗则布（卒于1707年）都坚持奉行这项惯例，其各自于阿富汗喀布尔和奥兰加巴德的坟墓均为简单的露天形式。不过，统治者为了替自己和家人留下纪念，经



泰姬陵
Taj Mahal

常与信仰的要求展开拉锯战。历史上就有许多伊斯兰政权无视戒规，建造了雄伟的陵墓，但没有一座比得上莫卧儿人的。

根据伊斯兰圣训记载，先知反对兴建任何形式的豪奢建筑，因为那会耗费世人太多财富。莫卧儿人知道这样的观点，但同时也察觉到伟大建筑所象征的政治力量，两派观点为此在宫廷里剑拔弩张、争闹不休。莫卧儿第三任皇帝阿克巴的好友兼传记家阿布·法兹勒写道：“我们兴建了宏伟的堡垒，保护弱小、吓阻叛军，让良民心悦诚服。我们还建造了舒适华丽的塔楼，不但能遮风避雨，为后宫嫔妃提供慰藉，更能壮大我们身为世界强权的国威。”基于这种原因，赞成派后来便占了上风。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莫卧儿陵寝由于没有封闭、门户洞开，根本称不上是建筑物，充其量只是墓穴上方的“遮篷”，因此免于被禁。我们不清楚这是否也是莫卧儿人的取巧论点；如果是的话，将泰姬玛哈陵视为区区遮篷的说法，未免也太夸张了些，真的有人会相信吗？更何况，这种说法对于伊斯兰禁止延迟下葬和禁止将尸体运至远方的规定，却避而不谈，而泰姬陵的建造者也忽略了这两项禁令。

属于大家的泰姬陵

看来似乎没有人想要遵守规定。原始建造者略过了绑手绑脚的

传统戒规，而现代信徒则是刻意避开不必要的历史包袱，以便依照自己的想法来看待泰姬陵。此外还有许多人试着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塑造泰姬印象，其中有些诠释相当奇特。例如，有人认为泰姬陵只不过是两栋相连的建筑之一，只是另一栋从来没搭建过；有人说它是审判日的巨型象征；有人说它根本不是一座穆斯林陵寝，而是一间古印度教寺庙；也有人认为它并不属于印度建筑，而是意大利建筑云云。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呢？

这些另类观点，本书也会提到，不过并不是因为这些观点能提供什么与这栋建筑物本身有关的信息（它们可没办法），而是因为它们实为所谓“泰姬现象”的重点所在：有些针对实质或象征意义上的所有权展开攻防战，有些则以宏观的角度来诠释印度历史，百家争鸣、万花齐放，使泰姬陵始终保持在一种开放的流动状态。因此本书有一部分探讨的可说是属于莫卧儿人的泰姬陵，并与印度人和西方社会对这栋建筑的过往有着什么样的揣想息息相关。

第一章针对泰姬陵的历史典故，特别是沙·贾汗与慕塔芝·玛哈之间的感情。这一面和其他面一样，都成为相当具有争议的议题，对人物和动机的看法莫衷一是，而对宫廷历史与当时居住在印度的欧洲人的说法更是大异其趣，差别只在于你要相信谁。

虽然泰姬玛哈陵属于异端，但它绝非印度唯一的伊斯兰陵寝。第二章则将它视为陵寝建筑，并探讨造就其成为雄伟建筑背后的奥秘，主要以传统和革新两方面来叙述。泰姬陵的设计概念不但引领风骚四百年，少说还可以再持续一百年呢！这也是为何它的分身遍



泰姬陵
Taj Mahal

及整个印度，却找不到一栋名声比它更响亮的。同时，莫卧儿人和外国记录者从最初就将泰姬陵视为非常奇特的建筑，在传统建筑中出类拔萃。经常有人将泰姬陵描述为“无与伦比”，不过虽然不够贴切（如果要卖弄学问的话，有许多更适合的比喻呢），还是不断有人这么说。无论如何，几乎每位评论家都认为这栋建筑在某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这个因素并无法让泰姬陵被列入最初的世界七大奇迹（这份旧名单几乎不会将一座17世纪的印度陵墓包括在内），但仍有许多人试图将它纳入这个殊荣，或者认为它的等级更高。法国医生贝尔尼埃就是其中之一，当泰姬陵兴建时，他刚好人在印度，说道：“这栋宏伟的建筑在世界奇迹中，名次应该比埃及的金字塔更前面。”他认为那些金字塔不过是“一堆粗制的、用石头堆出来的东西罢了”。英国外交官马列特的说法则比较中肯一点，认为泰姬陵“值得称为东方世界的奇景”。这个形容后来获得19世纪末当地历史学家拉提夫的呼应。笔者撰写本书时，泰姬陵甫被列入“新世界七大奇迹”，获选名单系由瑞士冒险家韦伯所举办的全世界网络票选所选出。这栋建筑过去受到世人喜爱的记录，尤其是外国人让它的名声传遍全世界，我们会在第三章中探讨。

第四章则从不同侧面来探讨泰姬陵的高人气，包括印度和西方艺术家的呈现手法，以及后来建筑一窝蜂仿效的现象。后来建筑的仿效让莫卧儿陵墓建筑的传统得以持续下去；19世纪至20世纪的建